

瑪麗雅

梅登斯基著



新文藝出版社

梅登斯基

瑪 麗 雅

翁本澤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主人公瑪麗雅描寫一個普通的蘇聯婦女怎樣在黨的培養下成為一個出色的農莊領導人物，充分表現出蘇聯婦女的高貴品質和崇高的形象。蘇聯婦女不怕任何困難，她們反對戰爭，熱愛和平。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後，瑪麗雅把丈夫和兒子相繼送上前綫，後來得到了丈夫犧牲的消息，不久又接到通知——兒子也犧牲了，她遭到这么大的不幸，痛苦非凡，但很快的就把悲憤化為力量，決心更有力地支援前綫。同時，她還向混入黨內并竊取農莊職位的壞分子波爾霍巧夫作無情的鬥爭，黨處理了壞分子，大會選舉瑪麗雅為波達索雪吉農莊的主席，她領導全村的婦女和老人在艱難的年头里戰勝了重重困難，有力地支援前綫。戰後瑪麗雅領導波達索雪吉農莊成為先進的農莊，不但自己前進并且還幫助鄰近的落後農莊，推動大家一齊前進，和鄰近的農莊共同建築了水力發電站，還建築了公園、俱樂部，過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書曾于一九四九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

Григорий Мединский

МАРЬЯ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譯出

瑪 麗 雅

梅 登 斯 基 著

翁 本 澤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99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1 13/16 插頁 1 字數 499,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2.00 元

主要人物表

瑪麗雅·卡尔波芙娜·莫罗卓娃(瑪麗尤絲卡)

波达索雪吉集体農庄主席

謝苗·阿發耶西耶維奇·莫罗卓夫(謝苗努絲卡)

种籽培植組組長, 瑪麗雅的丈夫

費嘉(費契卡) 紅軍战士, 瑪麗雅的兒子

克秀莎 工長, 瑪麗雅的女兒

尼基塔·巴夫洛維奇·洛巴諾夫 飼養員

格魯尼亞莎·洛巴諾娃 女庄員, 尼基塔的妻子

華尔瓦拉·西朵罗芙娜(華麗雅) 工作隊長, 女庄員

德米特里(米嘉, 米契卡) 紅軍战士, 華尔瓦拉的丈夫

伐尼亞·施斯金 農庄汽車司机

華西里·德米特里耶維奇 司機助手, 華尔瓦拉的兒子

謝尔盖·普罗柯菲耶維奇·波尔霍巧夫

混入党内并窃取農庄主席职务的坏分子

安娜·波尔霍巧娃(安妮达) 女庄員, 工作隊長, 波尔霍巧夫的妻子

安娜·費朵罗芙娜 女教师, 宣傳員

娜嘉·伏罗尼娜 工業学校学生

福米契 工作隊長

安特烈 波达索雪吉集体農庄党組織書記, 福米契的兒子

娜塔莎·查哈罗娃 工作隊長, 女庄員, 安特烈的爱人

沙維里·康士但丁諾維奇·伏罗寧 鉄匠

娜乔查老奶奶 女庄員

索洛莫尼达 女庄員

華西里·費多羅維奇·舍拉也夫 工作隊長，發電站主任

格拉切夫 庄員

叶卡吉莉娜·謝爾蓋耶芙娜 女教師

塔契雅娜·達里切娃(塔契雅卡) 團組織書記

伊凡·伊里奇 黨區委書記

弗拉基米爾·華西里耶維奇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伊伏爾金 村蘇維埃主席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杜勃柯夫

復員殘廢軍人，農業機器站機械士

維克多·叶夫蓋尼耶維奇·茹羅夫 農業機器站站長

彼得·米哈伊洛維奇 品種實驗站站長

伏岡·伏岡諾維奇·沙夫尼揚茨 工程師

米嘉伯伯 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主席

阿列克賽·卡里斯特拉托維奇 復興集體農莊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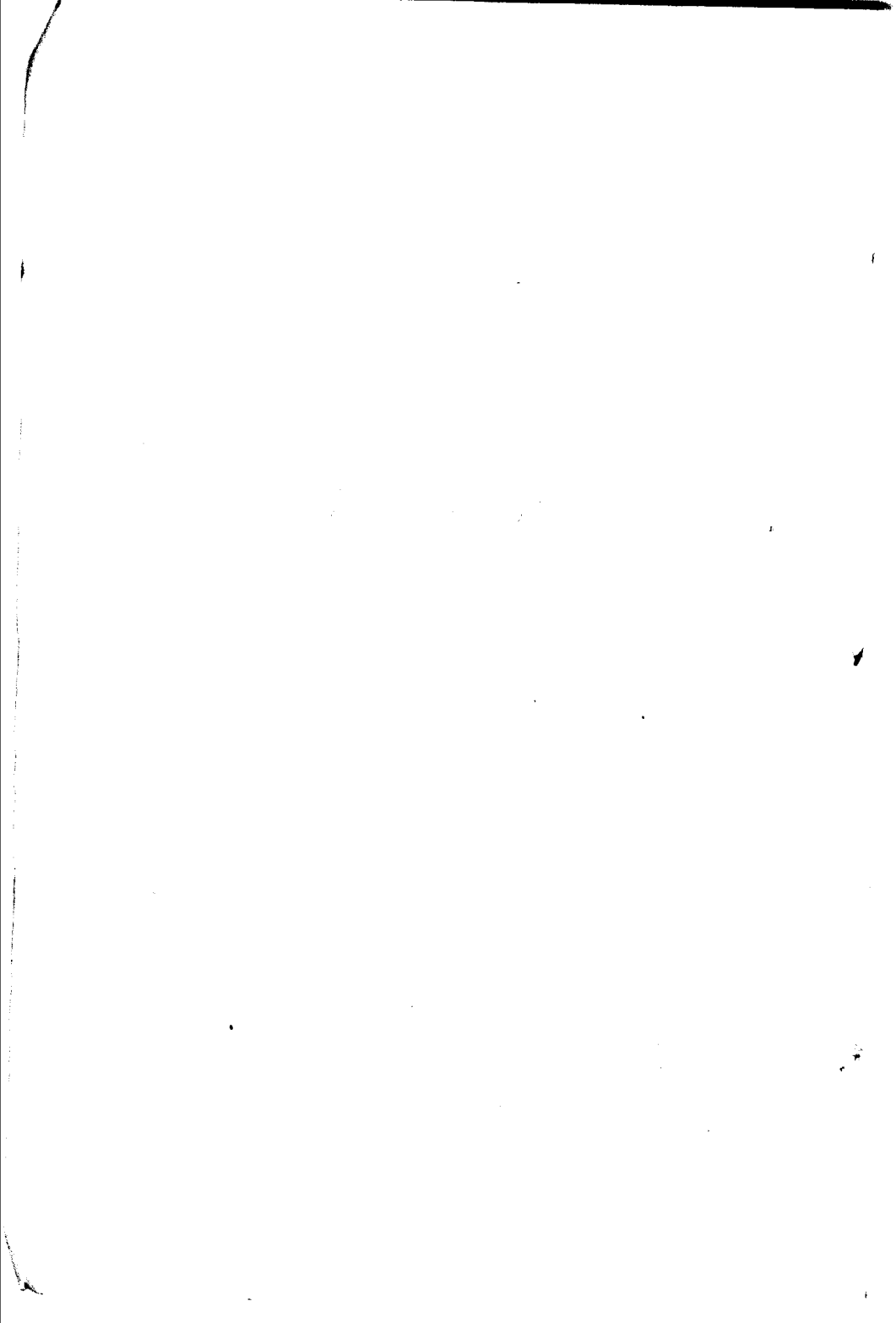
沙雷金 黨區委指導員，後任復興集體農莊黨小組長

蘇沙伯母 復興集體農莊女庄員

齊娜·洛馬金娜 復興集體農莊女庄員

尼柯萊 全蘇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工作人員，克秀莎的丈夫

第一部



通 知 書^①

克秀莎第一个知道这件事。她推开門，急忙地跑進屋子，但是突然帶着凝視的眼光站住了，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你怎么啦？”瑪麗雅問道，一面用刷子擦着牛奶壺。

“爸爸接到通知書啦。”

瑪麗雅看看女兒，看看那双吃驚的大眼睛。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听到雌鵝在街上咯咯叫，你就跑回來了……”

瑪麗雅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自从区委代表騎着一匹滿身是汗的馬跑來，說了“戰爭”二字之后的那一天起，她就日夜不安。有时候她似乎覺得灾禍过去了，已消失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四周的一切都在驚慌中，農村也陷入不安狀態。歌声停止了，談話声也靜息了，只是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在那一家屋子里發出妇女的慟哭声，时而这一家，时而另一家送走了背上背着白色麻布背囊的男主人。謝尔盖·达里切夫走了，謝列金·斯捷潘走了，集体農庄主席格里果利·彼得罗維奇走了，——謝苗的同年人們都走了。人們帶走了成群的馬匹，拉走了數十輛套着馬匹的四輪車，集体農庄的司机伐尼亞·施斯金，雄赳赳地駕駛汽車在村子上跑完最后一次，也坐着自己的汽車打仗去了。

很明顯：什么也沒有過去，什么也沒有消失。因此当克秀莎講到通知書的時候，瑪麗雅的心頓時停住了。她神志不清地坐上条凳，神志不清地把牛乳壺放在桌子上，安靜地开始用圍裙擦着

双手。可是，由于这种安静，她痛苦得简直想大声叫喊起来。

这时，福米契爷爷走了进来，于是瑪丽雅忍住了准备冲出来的叫喊。福米契非常长久地、笨头笨脑地在门槛旁边徘徊着，令人等得不耐烦地裹着烟叶，因此瑪丽雅忍不住了，厉声地问道：

“喂，你在那儿干什么呀？是通知書嗎？拿來吧！……”

福米契給了通知書，抽起烟來，把火柴丟到角落上。

“不！我不干这份差事啦。我不干啦！娘兒們怕起我來了。昨天我老婆打發我到阿芙独契雅·洛馬金娜那兒去拿麵。我剛走到她家門口，她就叫起來了。‘你怎么啦，’我問她，‘發瘋了嗎？’——‘我以为，’她說，‘你是送通知書來的。’——‘你怎么啦，傻瓜，要是規定不是送給你，那我干嗎要送通知書給你？’——‘可是，’她說，‘我們已經習慣了！因為你是農莊的看守人，因此現在你的差事就是這樣——給婦女們送來眼淚。’你看我的差事原來是這樣的啊！在我手上的這些就是通知書；通知我自己的兒子——安特烈，通知娜喬查老奶奶的華西里，通知德米特里……”

“華爾瓦拉的丈夫？”瑪丽雅吃驚地說。“他有五個孩子呢！”

“既然有了戰爭，你能怎麼辦呢！你知道敵人是怎樣的？我在第一次戰爭的時候就領教過了。你拿包子款待他，可是他却拿斧頭對付你。噫，既然是這樣，那該怎麼對付他呢？必須去戰鬥。用不着躲到任何地方去。號召全俄羅斯的人們起來戰鬥。大家都行動起來。”

跟福米契的談話使瑪丽雅稍為寬心了一些。

她在心裡把村子估量了一遍，就明白了大家確實都在行動着。今天不去的人，明天就要去。因此瑪丽雅覺得哭是慚愧的。她叫克秀莎到田里去找爸爸，自己就在大箱子里拿出早就準備

① 指入伍通知書。

着的東西。

謝苗是工作隊長。克秀莎在收割機旁邊找到了他。他冒着汗，滿身是泥。兒子費嘉在收割機上工作着。他的犁刀不對勁：一個地方給什麼纏住了，可是，謝苗怎麼也摸不清是在哪裏。當克秀莎講完了關於通知書的事，他就站起來，在青草上把雙手擦淨，從鬍子上取下一小撮粘着的青草，然後看看兒子，看看收割機，說：

“就這樣，女兒：你回去，讓媽媽準備好背囊，我馬上……我很快……”

波達索雪吉農莊的工作正在最緊張的時候，——在男人們還沒有全部背上麻布背囊離開之前，他們急忙收割莊稼，因此謝苗決定把收割機整理好。但是費嘉把他手裡的錘子奪過去，同平時一樣，簡短而低聲地說：

“走吧。走吧，爸爸，我自己能搞好的。”

費嘉是一個身材高大，背有點駝，生得不很端正的人，好象一匹正在發育的小馬。長到鼻梁上的密密的眉毛，使他現出一付大人般嚴肅和有一種不滿足的樣子。事實上，這是一個熱心腸的人，而主要的是能干的小伙子，什麼工作都能做，對一切事情都很注意。

謝苗相信了兒子的話，就回家去了。

瑪麗雅默不作聲地迎接他，同時為了使自己不嚎啕大哭起見，專心一意地翻着箱子，收拾着衣服。謝苗竭力不注意她那哭過的眼睛，向洗臉台走去。

在洗臉的時候，謝苗鼻子呼嚕呼嚕地大響着。然後他拿起斧頭，鋸子，用最後別離的眼光把屋子細看了一遍：在某些必要的地方釘上必要的釘子，把乳牛的秣槽修理好，把門移了個位置。

干完了工作，他放下工具，就出去了，直到傍晚才回來。

当台階上傳來謝苗沉重的脚步声的时候，費嘉已經从田里回來了，他也和父親一样在洗臉台上洗臉，鼻子呼嚕呼嚕的响。謝苗走進屋子，把帽子挂在門旁的釘子上，看到費嘉，他就問道：

“修好了嗎？”

“那怎么会修不好呢？修好了。”

“割完了嗎？”

“割完了。”

“你躲到哪兒去了？”瑪麗雅沒好气地問道。

“既然躲着……这就是說有事情，”謝苗不乐意地回答，可是后来却溫和地补充道：“必須把工作隊的工作交代出去……交給誰領導呢？……我們考慮了这件事。”

“指定誰？”

“波尔霍巧夫提議巴拉莫，而福米契請求道：‘指定我吧，我以上帝之名請求你指定我吧。在这样的时候，那些奔跑的事兒我是沒有力气干了。’因此就指定了他。不要緊，老头子是很負責的。要听他的話！”謝苗对兒子大声地說。

“他很快就十八歲了，”瑪麗雅說。“你看吧，他也……”

“怎么还用得着这种小伙子去打仗！我們到了那边，把敌人打垮，过了两个月就可以回家來了。”

吃晚飯了。他們討論着各种家务問題，吃了很多时候。

晚上，瑪麗雅的腦子里涌出了許多思想，并且这些思想把她徹底鼓舞起來了。

真不敢相信，这是最后的一夜。也許，再也不能緊貼着这个結实的、有毛的胸膛，再也听不到謝苗在她的耳朵上的呼吸了。一生的事情都在瑪麗雅眼前迅速地閃过，而且短暫得使人生气。無論是黑夜，愉快的通宵达旦的散步呀，唱得声音嘶啞的歌声，跳得骨头發酸的舞蹈呀，身材端正的黑鬍子的小伙子呀，仍旧按

照古老風俗的婚禮呀——馬鬃上系着鈴子和紙花，伴着朋友們，——不知不覺地由小伙子變成有黑鬍子的健壯的丈夫呀，他的有力的手和美丽的頭呀，——所有這一切她已經開始忘却，也不再注意了，沒有這一些她就不能想象出自己的生活，這一切都以那甜蜜的，不可捉摸的影子閃現在瑪麗雅面前。

院子里雄雞啼了，她躺着，傾听着丈夫深沉的呼吸，無聲地咽着眼淚。

謝 苗 走 了

第二天的早晨，就必須帶着東西出發。當謝苗醒來的時候，瑪麗雅已經起來了。她背朝丈夫站着，但在用彩色毛巾裝飾着的鏡子里，他看見了她的寬闊的高顴骨的臉孔，突出的顴角和結實、執拗的下巴。瑪麗雅把一些東西放進白色的麻布背囊。背囊里本來已經裝得滿滿的了，為了能塞進一些新的東西，瑪麗雅不得不把東西重新放了一遍。

謝苗微笑了。在她還是十七歲的姑娘時，他已注意到這種頑強和堅毅不拔的性格。那時他已二十一歲，見過各種不同的姑娘。但是這個有褐色眼珠和黑眉毛的姑娘，能夠那樣及時地換坐一個地方，堅決地把他的不客气的手推開，這使他愛上了她。而當她由姑娘變成女主人，由姑娘的倔強性格變成了能掌管家務時，他就不再注意這一切了，正和人們不注意空氣一樣。但是現在這三十六歲的女主人兩臂勤勉的動作，使他重新感到她猶如十七歲姑娘那樣的可愛。

瑪麗雅感覺到他的眼光，回頭看了一下。

“醒了嗎？可是我不忍喚醒你……在這最後的一個早晨。”

“最後的？咱們倆還要繼續生活下去啊，瑪麗尤絲卡！”

“是这样嗎？”瑪麗雅叫道，在她的眼睛里燃燒着微弱的希望底火光。“也許真能見面嗎？起來吧。不然他們來叫你，你會連吃早飯也來不及的。”

他們喚醒孩子。坐下吃早飯。瑪麗雅烤出和蒸出了許多食物，并把这一切全擺在桌子上。鄰居們告別來了，他們同情地看着謝苗，因為昨天是这样送別的，或者他們知道明天將送走自家人。

最後的一瞬間到了。裝着軍用什物的大車沿着村庄拉過去。那些已經同住宅、同家庭告別過的人們，跟在貨車後面，四周圍着他們的親人，送行的人們中有一个人喊道：

“謝苗，過來。”

克秀莎哭起來了，瑪麗雅也忍不住嗚咽起來了。費嘉走到父親身邊，伸過手去。

“如果過兩個月不回來——就等着我吧。”

“謝苗過來呀！”傳來了那個人的要求的聲音。

謝苗掙脫了抱住他的頸項的瑪麗雅，跑上大街。已經跟在大車後面的有福米契同他的安特烈和臉圓得象甜燒餅似的兒媳婦，娜喬查老奶奶同兒子，以及德米特里。他手里抱着他兩個最幼小的兒子。其餘的孩子由低垂著頭，沒精打采的華爾瓦拉領著，只有黝黑得象吉卜賽女人般的格魯尼亞莎·洛巴諾娃沉着地走着，咬緊薄薄的嘴唇，連看也不看她的尼基塔一眼。

他們在集體農莊管理處的門口停下了。管理處唯一的委員波爾霍巧夫走了出來，他是在格里果利·彼得羅維奇走了之後留下來擔任農莊主席的。他身體健康，精神飽滿，肌膚光澤，穿著一件有白色鈕扣的黑色的人造絲襯衫，束著一條有許多閃閃發光的小銅扣的皮帶，站在那裡。

波爾霍巧夫講了話，然後跟出征的同志們握過手，人們就向前進發了。

最親密的和最堅定的人們到區中心去了。但是瑪麗雅在這里就已經感到，謝苗——不是她的。當他在征集後向她走來時，最初她沒有認出他來。在她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沒有鬍子的不認識的男人，只是從聲音和右頰上的胎記，她才能認出這是自己的謝苗。然後她看見：隊伍、行列，謝苗一會兒走到這兒，一會兒走到那兒，只有兩次能走到瑪麗雅坐着的大車旁邊，同騎腳踏車來的費嘉講了幾句話。

傍晚時，一切都好象在煙霧中：車站，敞開着的貨車的門，無情的汽笛聲和最後的揮手。

瑪麗雅目送着開出去的車廂，竭力想更好地記住這個新的、沒有鬍子的謝苗的面孔。但是這個臉孔離開了，模糊起來了……已經看不見了，只有那些車廂帶着隆隆聲在急急忙忙奔跑着。

不 能 這 樣

早晨，華爾瓦拉擠完牛乳，就到瑪麗雅這兒來了。她身材不高，人很消瘦，不自然地僵立在門檻旁邊，好象不敢再向前跨一步似的。

“送走了嗎？”

“送走了。”

華爾瓦拉猛然離開門檻，走進屋子，在板凳上坐下。

她那帶有淺藍色光芒的灰白色的眼睛，冷淡地、呆呆地看着角落上的一個地方。

瑪麗雅無暇顧到客人。天剛破曉，她就由於內心的痛楚而起床了，起初她不明白自己有什麼事；後來擠了牛乳，把乳牛牽出去，長久地不想走進屋子。但是現在，當她看見了華爾瓦拉發呆的臉孔和一動不動的眼光之後，瑪麗雅明白，不能這樣。她抱住

華爾瓦拉的两肩，搖动它。

“華麗雅①，首先不能放松自己，一放松，就糟了。”

但是，華爾瓦拉以意料不到的狂暴，猛然推开她的双手。

“对你說來是很好的……不放松！你有孩子——是助手……而我呢——只有黃口小鴉，他們只知道要吃。”

“怎么，你的孩子們有要求，我就有罪了嗎？”瑪麗雅感到受了委屈。“每一个女人都珍爱自己的丈夫。”

“丈夫，丈夫！我需要养活我們的人，而不是丈夫！”在華爾瓦拉的話声里，冲出了一种热烈的、內心的音調，因此瑪麗雅又拥抱住她。

“哎呀，你藍色深邃的小眼睛呀！”

以前在年青的时候，德米特里是这样叫華爾瓦拉的，那时，她在姑娘們神秘的談話中，把这告訴了瑪麗雅。这个悲苦的回憶使她的心变軟了，華爾瓦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瑪麗雅講述着，德米特里怎样到理髮店去，而从那兒出來的时候成了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在到田野里工作之前，向她跑過來，伸出手，叫住瑪麗雅·卡尔波芙娜，說：“娘兒們，朋友首先得互相帮助啊。”

“我整夜不曾合眼啊，”華爾瓦拉以輕輕的柔和的声音說。“我躺在床上傾听着：院牆的門环是否有响声呀！是否有响声呀！也許，他偶然有机会回來的。哎呀，我的頭腦多痛苦啊！呸，我一个人怎么能扶育五个孩子呢？”

这是她一夜不曾合眼盼望丈夫回來空洞的希望之后所留下來的最重要一件事。福米契在窗口走了過來。

“喂，瑪麗雅！把收割起來的麥子送到打麥機上去。”

“这就是說，你代替了我的謝苗。”

① 華爾瓦拉的愛稱。

“我代替謝苗。派我当工作隊長了。那么你說呢！老樹虽然是空了，但还聳立着。我們還要向前跑。華尔瓦拉，你也在这里嗎？你要上汽車去。”

華尔瓦拉站起來，用圍裙擦干眼泪。

“顯然的，我們連發愁的時間也沒有。咳，我現在怎么能趁這輛車子去呢？”

波 尔 霍 巧 夫

这一天是不愉快的。

早晨，瑪丽雅弄翻了运麥車，福米契因此責备了她。下午，她沒有注意車銷是怎么失落的。后輪脫出，滾落在路上的塵土堆里。四周沒有一个人，沒有人能够帮帮忙，瑪丽雅不知道该怎么办。由于無人帮忙，由于意識到她又会受到福米契的責备，而且这个責备是公正的，她坐在路旁，哭起來了。

这时波尔霍巧夫遇見了她。他騎着那匹密里尼克走來，当在轉弯角上时，他看見了農庄里那匹馬的發愁的臉色，和用袖子遮着臉的瑪丽雅。

“打算長久地坐在这里嗎？”波尔霍巧夫問道。

他剛剛送走了区委会的汽車。区委書記伊凡·伊里奇頭髮剪得平滑的头，他的黃色病態的臉和眼光中銳利的光芒，还停留在他的眼前。

“昨天你那兒的复式打麥机为什么停工了？”伊凡·伊里奇問道。

“現在它在工作着。”

“可是昨天呢？”

“調查來了，”波尔霍巧夫想道，一面在路上考慮着，如何从

这样的情况下擺脫出去。

農業機器站按照伊凡·伊里奇親自的指示，就在不久前，撥給他一架複式打麥機代替已經不能使用的馬拉機。它很快地開始把準備好的麥垛吞下去，過了幾天麥垛就不夠了。必須用馬匹把收割起來的麥垛運來。但是在農莊里馬匹減少了，打麥機工作一小時，就要停二小時。

最近幾天，當伊凡·伊里奇到波爾霍巧夫這兒來時，埋怨他把運麥垛的工作耽誤了，提醒他不要使打麥工作拖下來，並命令要迅速地將糧食交給國家。伊凡·伊里奇警告波爾霍巧夫，如果在三天內不能把事情弄妥，就要傳他到區委會去。波爾霍巧夫不知道，伊凡·伊里奇過五天以後要到省里去報告收穫的經過，也沒有料到，這段時間內在被德寇炸毀的倉庫里燒毀了多少糧食，在被蹂躪的烏克蘭的土地上犧牲了多少人員。但是他很想伊凡·伊里奇在講到他和講到波達索雪吉農莊時，在某些地方講一些好話。昨天他把打麥機停下來，把播種工作也停下來，解除了馬匹的一切工作，收拾起了打谷場上的糧食，打發一個完整的車隊到採購站去。糧食供應的完成百分率飛快地上升了，波爾霍巧夫就把它作為王牌拿出來給伊凡·伊里奇。

但是這張王牌意外地被打垮了。

“這個我知道，”伊凡·伊里奇說。“那麼明天你將運出什麼呢？”

“今天我把這件事對付下來了，明天我也会想出辦法來的，”波爾霍巧夫機敏地回答。

“想辦法？”伊凡·伊里奇向他瞪了一眼。“那麼你那兒的播種情況怎樣呢？”

波爾霍巧夫那裡的播種工作也是有毛病的，他就急忙轉移伊凡·伊里奇對這個問題的注意力。

“我可是很賣力氣的，伊凡·伊里奇。的確是這樣。這就是